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七十一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二十有
三十一

12071-2
18
Y
C237.2
Y18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一

二十有

酒

鄉飲酒儀

大明集禮 鄉飲總論 鄉飲酒之禮夏殷之世無所考周制五禮之目是爲嘉禮之一凡禮之所紀冠婚喪祭皆自士以上乃得行之而鄉飲酒之禮達于庶民因其聚會之際與之揖讓升降使知尚賢尊長而興敬讓之道焉考之經傳其說有三鄉大夫三年大辟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禮賓之而與之飲酒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而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酒禮三也夫用之者先儒以爲州黨鄉之屬亦以名之也其正齒位之說見于周官者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見於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儀禮飲酒之篇不著其文故先儒以爲今之存者乃鄉大夫之事而黨正之禮亡矣漢制郡國十月行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而聞李唐兼采二說實興

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為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僕其樂則歌笙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正齒位則行於季冬主用縣復降殺其禮無謀賓戒賓不說折俎旅脯醢爲俎醢其作樂如上趙宋淳化三年詔有司講其禮命學士蘇易簡倣古樂章作鹿鳴南陔嘉魚崇丘關雎鵲巢之詩凡三十四章後不果行政和中有司奏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爲主提舉學事司所在則提舉爲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群老爲衆賓其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類並參照辟廱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修定儀制頒下郡國於科舉之歲行於學校是日賓主先舍菜于先聖先師然後行禮並不作樂蓋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于兩廊則亦兼取鄉正之文至其登降之容獻酬之節較之於唐尤簡畧焉十七年左迪功郎陳介言乞定郡國所行鄉飲歲數乃命諸州三歲科舉之年行之其願每歲一行者亦從其便二十六年又命願行於里社者聽官不得預其可考者如此

國朝受命甚定海內即

詔有司稽古考文定爲一代之制於是取儀禮及唐宋所行參酌損益爲鄉飲酒禮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於行禮之中一人升讀律令縣邑則歲

一行之於學校里社則季一行之於里中蓋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興賢能春秋習射亦可通用焉　賓主介僎　儀禮主就先生而謀介賓注曰主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先生鄉中之致仕者介處士之賢者諸公大夫入而觀禮者爲僎諸公者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唐禮鄉飲酒之禮刺史爲主先召鄉之致仕而有德者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與之行禮而賓興之　正齒位每年季冬行事縣令爲主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其次爲三賓又其次爲衆賓　宋禮主州以郡守縣以縣令賓擇鄉里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爲之僎州以通判縣以縣丞或簿爲之介以次長爲之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司正以衆所推服者爲之相及贊以士之熟於禮者爲之　今擬見儀注　戒賓介　儀禮主戒賓賓拜辱主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再拜賓答拜主退賓拜辱戒介亦如之　唐禮同儀禮　宋禮省　今擬省　設席位次　儀禮乃席賓主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曰賓席牖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持也又曰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主之贊者西面北上　唐禮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南向設主席於阼階上西向

設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設衆賓席三於賓席之西各南向皆不屬又設堂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肆北上設贊者位於東階東西向北上　正齒位同　宋禮主位於東南賓位於西北僕位於東北介位於西南三賓位於賓主介僕之後設郡僚之位東西相向其餘仕與未仕者皆以齒序位于兩廊又設席於堂下凡鄉之仕與未仕者以齒序立又設主賓介僕三賓之次於庠序之廊　令擬見後儀注　陳器　儀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罇于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壺禁承樽之器也名禁者因為酒戒也禁斯禁切卮無足者玄酒新水也罇承爵觶之罇也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謂如堂深二丈則洗去堂下亦二丈東西南東榮屋翼也水在洗西南肆　唐禮設兩壺于賓席之東少北玄酒在西加勺冪置罇于壺南東肆實以爵觶　正齒位同　宋禮先一日設尊罍爵洗各如真謁先聖之儀　令擬見後儀注　舍菜　儀禮唐無之　宋禮其日質明主率賓介以下先舍菜于先聖先師　令擬賓興賢能飲酒則先一日行舍菜禮　正齒位不用　立班　儀禮無文　唐禮賓介及衆賓至立于廳事大門之外東面北上執事皆就位　宋禮賓主以下各就次候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庠門之外北面東上　令擬參酌別

定立班之儀　迎賓　儀禮主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皆入門左北上厭一涉切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唐禮主迎賓于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答拜又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又揖賓賓報揖主乃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衆賓非三賓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主揖拜周旋皆有贊相　正齒位云衆賓立于三賓之後餘同　宋禮相者引主出僎從至于庠門外速賓及介主立門左西向賓介進立于門右東向贊者進立于中唱曰主拜賓介以下皆答拜主揖賓介以下皆報揖主先入門右僎從賓揖介亦入門左介揖衆賓皆入門左贊先之相次之　今擬見儀注　序賓　儀禮主與賓三揖將曲揖當階揖當碑揖至于門三讓主升賓升主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　唐禮主將進揖當階揖賓皆報揖至階主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　宋禮主與賓三揖皆贊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讓主先升阼階僎從立楣下賓趍升西階介從三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楣下各南向司正亦升西階立於西階之上東向教

授升自東廉立于東階西向郡僚分立兩廉衆賓東西相向立于堂下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再拜　今擬見儀注　獻賓　儀禮主坐取爵于篚降盥洗已盥煞後洗爵升實爵之席前西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少退賓受爵以復位主作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立於作階上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帨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作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　唐禮無盥洗餘同　宋禮主詣罍洗所洗觶至酒尊所酌酒實觶授執事者至賓前西北向立執事者分立直觶者立主人之左直脯醢者立主人之右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跪左執觶飲賓賓拜跪受爵飲畢主答拜執事者薦脯醢賓受訖主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　今擬見後儀注　賓酢主　儀禮賓降洗實爵酢主皆如主獻賓之儀主卒爵坐奠爵于序端序端東序之端也東西墻謂之序　唐禮同　宋禮無　今擬見儀注　主酬賓　儀注主實觶作階上北面坐祭遂飲卒觶興降洗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坐取觶北面坐奠觶于薦東酬酒不舉主揖降賓降立于階西主人將與介為禮賓

謙不敢居堂上　唐禮同　宋禮無　今擬省　主獻介　儀禮主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乃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坐啐酒　唐禮不降洗餘同　正齒位無折俎餘同　宋禮無之　今擬見後儀注　獻三賓　儀禮主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拜送坐祭立飲以爵授主降復位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唐禮同　宋禮無之　今擬見儀注　獻衆賓　儀禮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衆賓徧有脯醢主以爵降奠于篚　唐禮主實爵進于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賓餘同　宋禮無之　今擬見儀注　升位　儀禮揖讓升賓厥介升介厥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　唐禮同　宋禮無　今擬自席末升位見儀注　僎入　儀禮賓若有僎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降階賓介及衆賓皆降主迎于門內揖讓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席于賓東主獻薦脯醢設折俎皆如賓禮　唐禮無之　宋禮有僎而與儀禮不同　今擬特存此條以待致仕而

有德行者　樂賓　儀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唐禮工歌鹿鳴卒歌笙入立于堂下北面奏南陔訖乃間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樂無工人則關毋得奏不雅之曲　宋禮無之　今擬省　司正揚觶　儀禮主降階作相禮司正主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執觶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唐禮同　宋禮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執笏次引司正出位贊者曰請司正揚觶次引司正取觶詣洗所洗畢至席前跪而揚觶訖贊者曰請司正致詞司正乃言曰古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云云訖司正復位賓主以下復位　今擬見儀注

旅酬　儀注賓坐取俎西之觶先一人舉觶奠于俎西阼階上北面酬主主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答拜不祭立飲不洗實觶授主主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之禮介酬衆賓拜興飲皆如上儀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　唐禮同　宋禮主獻賓之後即賓酬主主酬介介酬衆賓　今擬特省此條以從簡便　讀律　儀禮唐宋皆無之　今擬新

增　無筭爵　儀禮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注曰狗胾醢也
無筭爵無筭樂　唐禮同　正齒位無羞　宋禮賓主以下皆坐酒二行
訖　今擬見儀注　賓出　儀禮賓出奏陔注云陔陔夏也主送于門外
再拜　唐禮同　宋禮相者引主先興復至阼階揖下立僕從賓介復至
西階揖下立三賓亦復至西階並南向教授復立東階西向司正復立西
階東向鄉僚復立兩廡衆賓堂下東西相向主再拜賓介以下皆再拜訖
賓介與衆賓先自西邊出主少立自東出賓立庠門外之右東向北上主
立於門外之左西向僕從皆再拜逡巡而退　今擬見儀注　今擬縣邑
飲酒讀律儀注　立賓主介僎　每冬季行事縣令爲主以鄉之老人年
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爲賓其次一人爲介又其次爲三賓又其次爲
衆賓鄉人嘗爲大夫士而致仕者或寄居之士大夫年德可尊禮者一人
爲僎如無則以縣丞主簿爲之無則缺以衆所推服者一人爲司正贊禮
一人及贊引者皆擇士之容貌詳緩習儀者爲之賓主各有贊引讀律一
人使能者　陳席設位次　席謂坐席位謂立位次謂更衣服之所　設賓
席于堂北兩楹之間少西南面　冠禮醮於客位今世亦指此處爲客位主
席于作階上西向在東楹之東少北介席于西階上東面在西楹之西少

北。僎席于賓東南面。謂兩楹之間少東。世俗謂此處爲主位是也。三賓席于賓西南面。與賓共爲一列。皆專席不屬。衆賓六十以上者。席於西序。東面北上。堂東西墻謂之序。若賓多則又設席於西階上。北面東上。僚佐席于東序。西面北上。僚佐。謂縣丞以下。若丞爲僎。則主簿典史居此。設衆賓五十以下者。位于堂下西階之西。當序。東面北上。若賓多則設位于西階之南。北面東上。凡立位。皆設席而不坐。至無等爵乃坐。司正及讀律者位於堂下阼階之南。北面西上。按儀禮。司正位于兩階之間。北面。而脯醢薦于其位。今薦脯醢。皆設卓案。與古異。故改位于此。設主之贊者位于阼階之東。西面北上。禮。主之贊者。西面北上。無等爵。然後與。注曰。贊者。謂主之屬佐。主徹。鼏沃盥。設薦俎者。設主及僚佐以下次於東廊。賓介及衆賓位于庠門之外。僎次亦在門外。陳器。設酒尊于堂上東南隅。加勺冪用葛巾。爵洗于阼階下東南。罍一于洗西。實以爵觶。盥洗在爵洗東。設卓案於堂上。下席位前。按儀禮編有脯醢。皆薦于其位。則立者亦當有之。但古者席地而坐。故薦于地上。今難從。陳豆於其上。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堂下者二豆。主人豆如賓之數。若九十者。爲賓六豆。則主人亦六豆。其餘悉皆倣此。皆實以俎。醢實興。賢能則用脯醢。

設奠爵卓案于東序端及西楹南各一　舍菜　若賓興賢能則前一日舍菜于先聖先師如常儀　正齒位則省　立班　其日質明主及賓介以下各就次執事者省視器饌畢詣主次前告具乃命鼓人鳴鼓贊引導主人及僚佐以下出次主及僚佐朝服餘深衣主立于阼階下西面僚佐序立于主之後皆西面北上司正及讀律者北面西上贊禮進立于東階之西近堂簾賓之贊引導賓以下盛服出次序立于庠門外之右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之後皆東面北上僎仍居次不出　迎賓　班定贊引唱主迎賓贊引進主之左曰請迎賓乃導主出庠門外西面立僚佐不出贊引唱揖主揖賓以下皆揖贊引唱肅賓主揖賓賓報揖贊引導主先入門右西面立賓之贊引唱揖賓揖介介揖衆賓序行入門左皆東面立如門外之序　序賓　主揖賓遂行當階再拜將及階又揖賓皆報揖皆贊引唱之至階主阼階下西面即初位賓西階下東面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南俱東面北上　獻賓　贊禮唱主以賓升贊引進主之左曰請延賓主與賓三讓主先升阼階賓升西階俱當楣下北面立贊禮唱獻賓贊引進於主之右曰請酌酒導主降自阼階詣盥洗位次詣爵洗位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升詣尊所執事舉冪主執爵酌酒

以爵授執事者並如釋奠儀至賓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北面獻賓贊引導賓自西階趨就席末東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報揖卒爵以爵授執事者謂賓之執事者蓋將酢於主也主退立于阼階上北面如初升　賓酢主　贊禮唱賓酢主贊引進賓之左曰請酌酒導賓降自西階執爵者從詣盥洗位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並如前儀至主席前執爵者以爵授賓賓東南面酢主贊引導主趨就席末西北面受爵賓揖送爵主報揖卒爵賓退立于席末賓之席也酢事畢退立于席末主將與介為禮也主乃以爵奠于東序端卓上復阼階上北面立主退復阼階而不就席末者將有事也　獻介　贊禮唱主延介贊引進曰請延介導主降自阼階西南面揖介至階一讓主遂升介升西階並當楣下北面立贊禮唱主獻介贊引進曰請酌酒導主詣東序端取所奠爵授執事者詣尊所酌酒以爵授執事者如前至介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南面獻介贊引導介自西階上趨就席末北面受爵主乃揖送爵介報揖卒爵以爵授主退立于席末介之席也主以爵奠于西楹南退阼階上北面如初將與三賓為禮也　獻三賓　贊禮唱主獻三賓贊引導主降阼階西南面三揖衆賓衆賓皆報一揖主升取西楹南所奠爵酌酒如前進

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長贊引導衆賓之長一人升西階上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長報揖卒爵以爵授主賓長就席立于席末三賓之席也次導賓長之次者一人升受爵如前又次一人亦如之主乃以爵授執事者少退西面立　獻衆賓　贊禮唱獻衆賓執事酌酒授主主復進西階上南面獻衆賓衆賓六十以上每一人升西階上受爵卒爵退就西序之席立于席末升者畢主以爵授執事者下奠于篚堂下者不獻主退就席末立

升位　贊禮唱衆賓皆升位主乃自席末先升席賓介以下皆自席末升席堂下者皆就位引僚佐升自東廡就席堂上者坐堂下者立　僎入無僎則去此條　升位後僎始入者儀禮注云不干主賓正禮也　贊禮唱僎入贊引導僎出次僎朝服致仕者服深衣亦從便入門左主降自作階迎于門內賓介降立西階下三賓不降主與僎揖讓升主升作階僎升西階當楣北面立賓介皆升立西階東面北上　贊禮唱主獻僎贊引進曰請酌酒導主降洗爵詣尊所酌酒如賓儀至僎席前東面北獻僎贊引導僎自西階上趨就席末西南面受爵主揖送爵僎報揖卒爵以爵授主主以授執事者下奠于篚主及賓介各升席　揚觶　贊禮唱司正揚觶贊引導司正出位詣盥洗位盥手帨手次詣爵洗位取觶於篚洗觶拭觶升

自西階詣尊所酌酒進兩楹之間北面立贊者唱在坐者皆起賓主以下皆起拱立司正乃舉觶而言曰恭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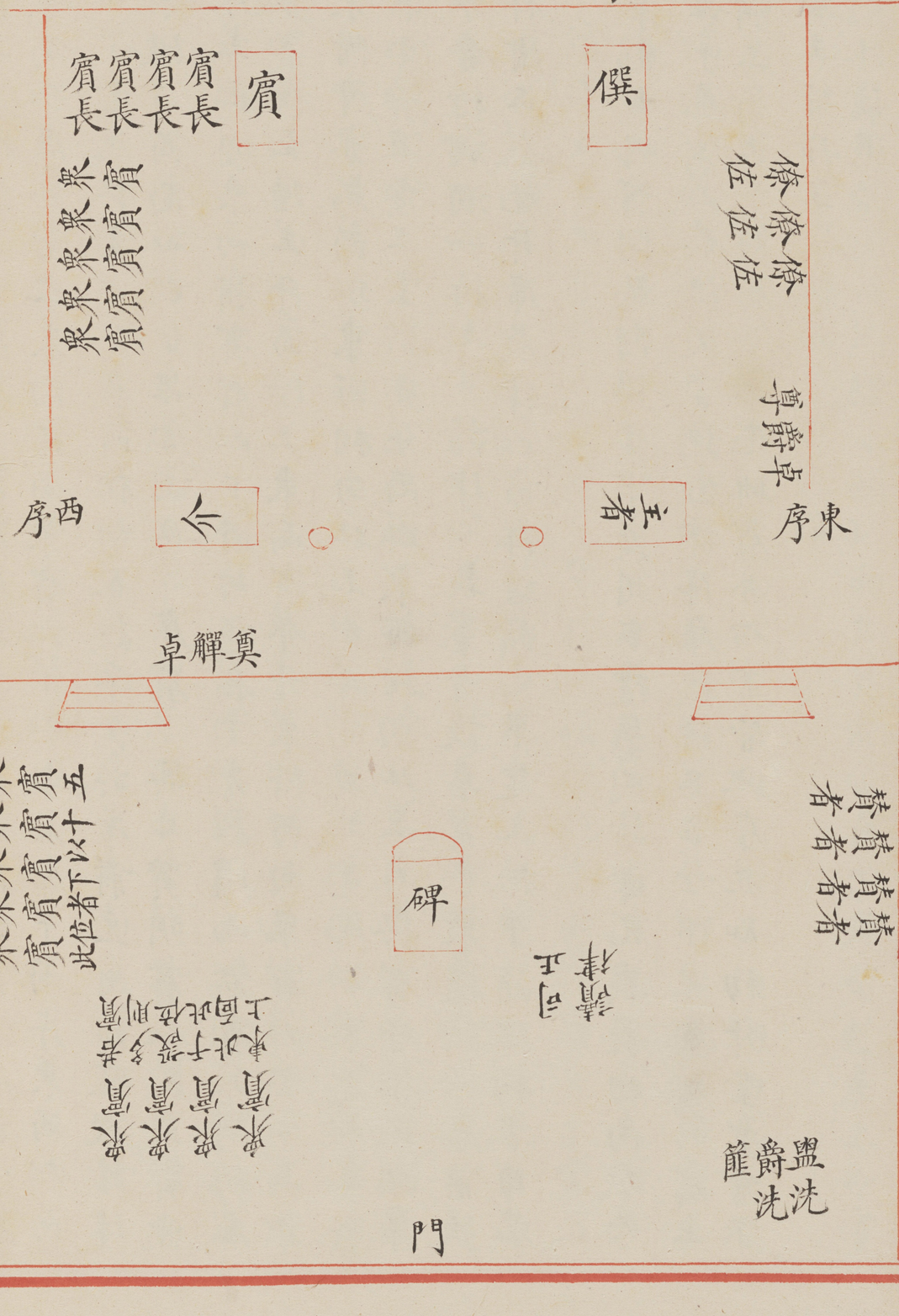
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允我長幼各相勸勗爲臣竭忠爲子竭孝內睦於閨門外順於鄉黨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言畢揖賓主以下皆揖司正遂飲卒爵復揖以爵授執事者降自西階復位賓主以下復坐　讀律若賓興賢能不用此　贊禮唱讀律執事者詮律案于堂上兩楹之間次引讀律者出位詣盥洗所盥手帨手訖乃升自西階執事者以律從至案前北面立執事者以律置案上立于案傍西面在坐者皆起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復坐乃展律詳緩讀之畢在坐者又起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讀律者降自西階復位執律者以律從如初　無筭爵

贊禮唱爵行無筭於是堂下者皆坐執事者行酒酒三行或五行食三品或五品徧及主之賛者皆與　賓出　贊禮唱禮畢主興降自阼階賓以下降自西階僚佐降自東廡堂下衆賓以序俱出至門外主門左西面僚佐以下列主之後賓門右東面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後賛引唱揖賓主以下皆揖退　今擬里社飲酒讀律儀　立賓位　里長爲主以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行習禮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次爲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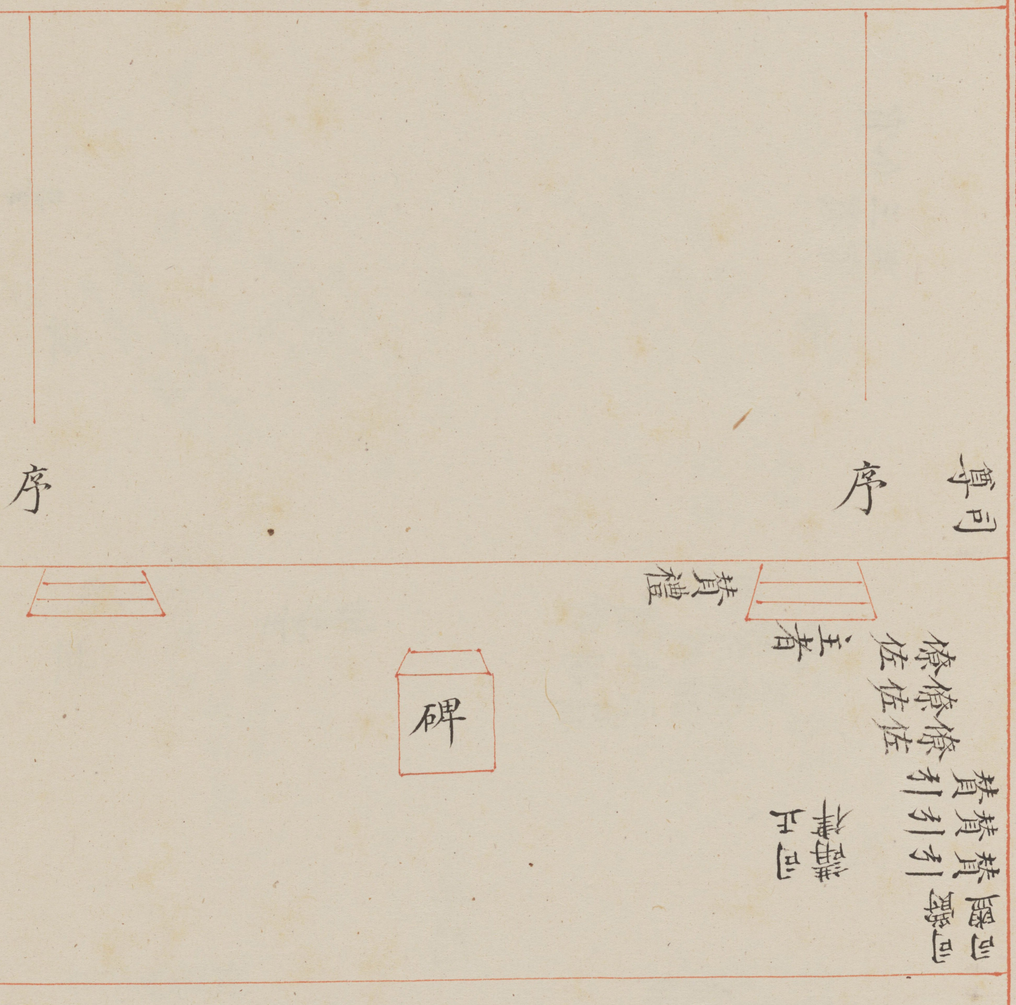
賓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設　設賓席於堂之東北南面設主席於堂之西南東面介席於堂之東南西面衆賓六十以上者席于兩序東西相向五十以下者席於堂下亦東西相向各設卓案於席前豆用葅醢設讀律席於東楹下西面如教官講書之位　序賓　其日質明賓介及衆賓皆至門外主出迎東向揖賓賓以下西向報揖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介與衆賓從至階主升西階上東面賓介升東階西面衆賓六十以上者皆自東階升分爲兩班東西相向北上居西者立主之後居東者立賓介之後五十以下者立堂下亦分兩班東西相向北上主與賓皆揖各就席坐執事者行酒酒一行止　讀律　執事者設卓案于東楹讀律席前次引讀律者正衣冠升席展律於案詳緩讀之畢起立拱手讀律揚言曰恭惟

國家憲章先王明刑弼教期協于中爰用古禮屬民讀律凡我長幼尚敬共夙夜毋干彝憲以忝祖父言訖斂律降席復位位在堂下衆賓之列賓主復坐酒三行止　賓出　主先興賓介以下皆興序立如初升堂下者亦如之賓主皆揖主送于門外揖退

設席陳器圖


賓
賓長
賓長
賓長
眾賓
眾賓
眾賓
眾賓
僎
僚佐
僚佐
僚佐
尊爵卓
東序
主者
介
西序
冥觶卓
賁者
賁者
賁者
賁者
盥洗爵洗罍
碑
眾賓
眾賓
眾賓
眾賓
眾賓
此位者下以十五
門

立班圖


贊引
贊禮
贊引
贊引
贊引

迎賓圖

碑

庠門

眾賓三介賓賓揖

揖

賛引

揖眾賓賓揖

三介賓賓揖

賛引

揖

主君揖

賛引

揖

主君揖

賛引

揖眾賓賓揖

三介賓賓揖

賛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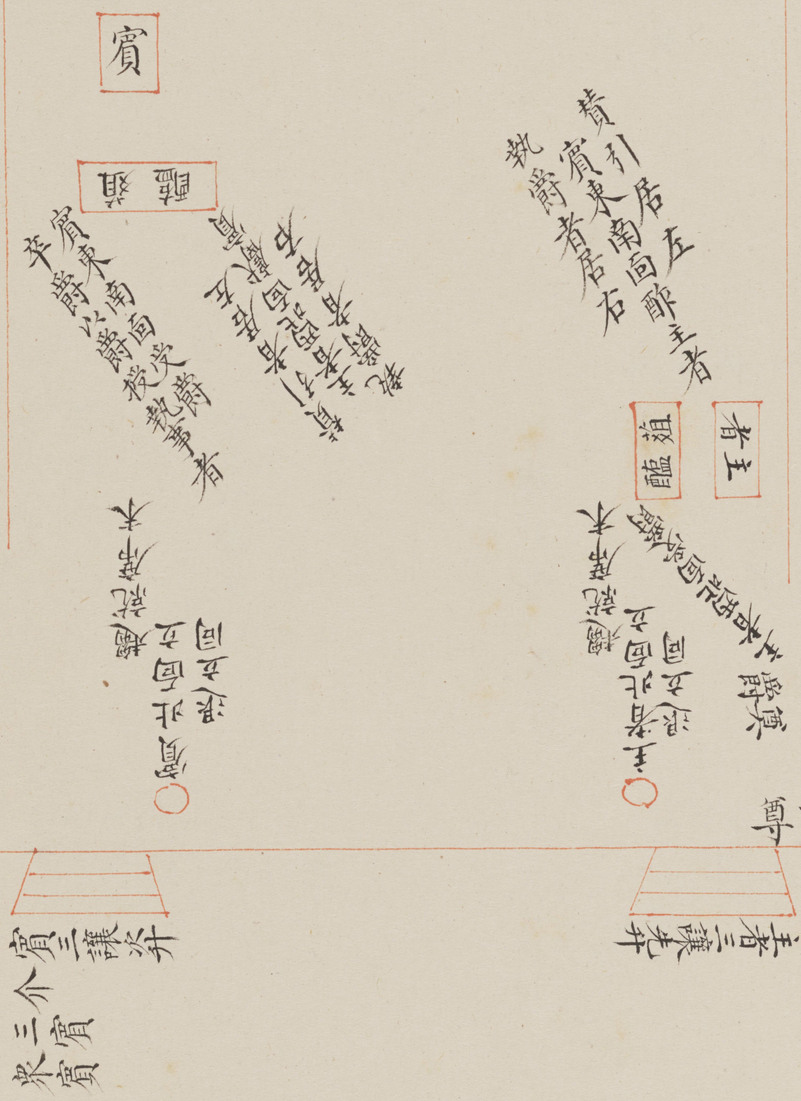
揖眾賓賓揖

三介賓賓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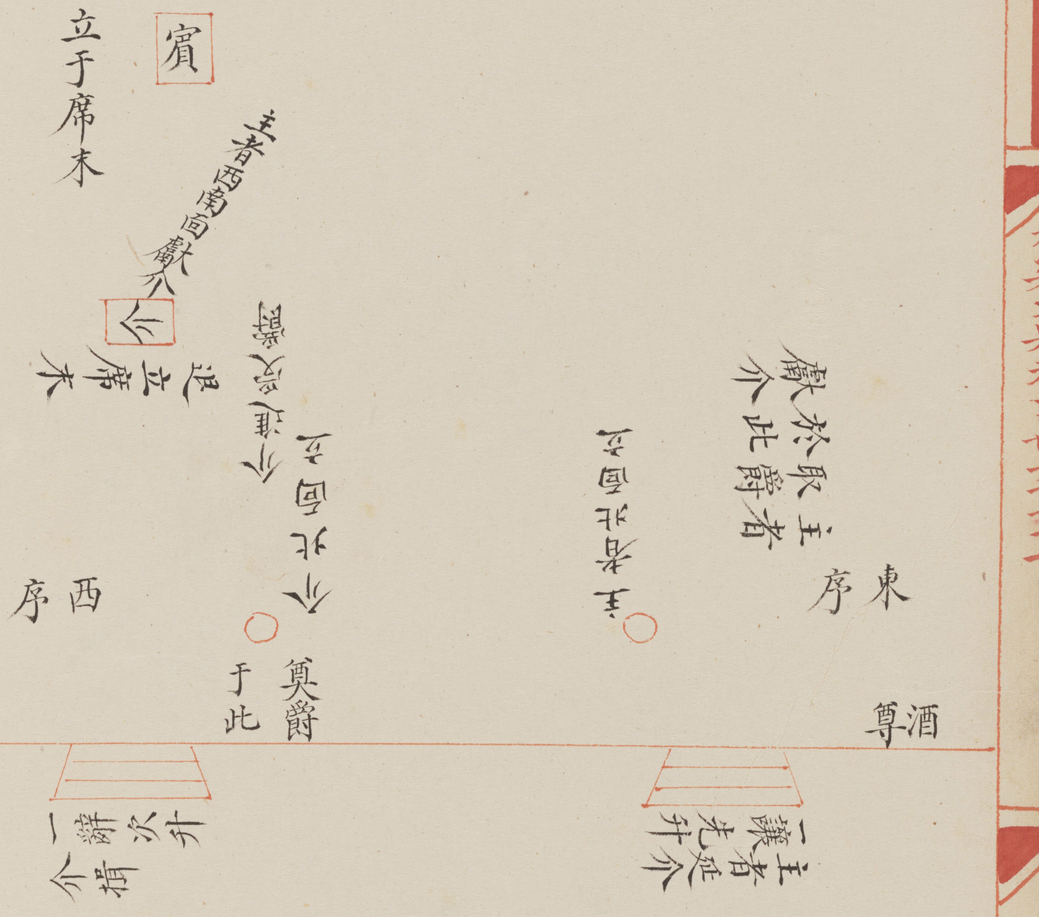
賛引

永樂大典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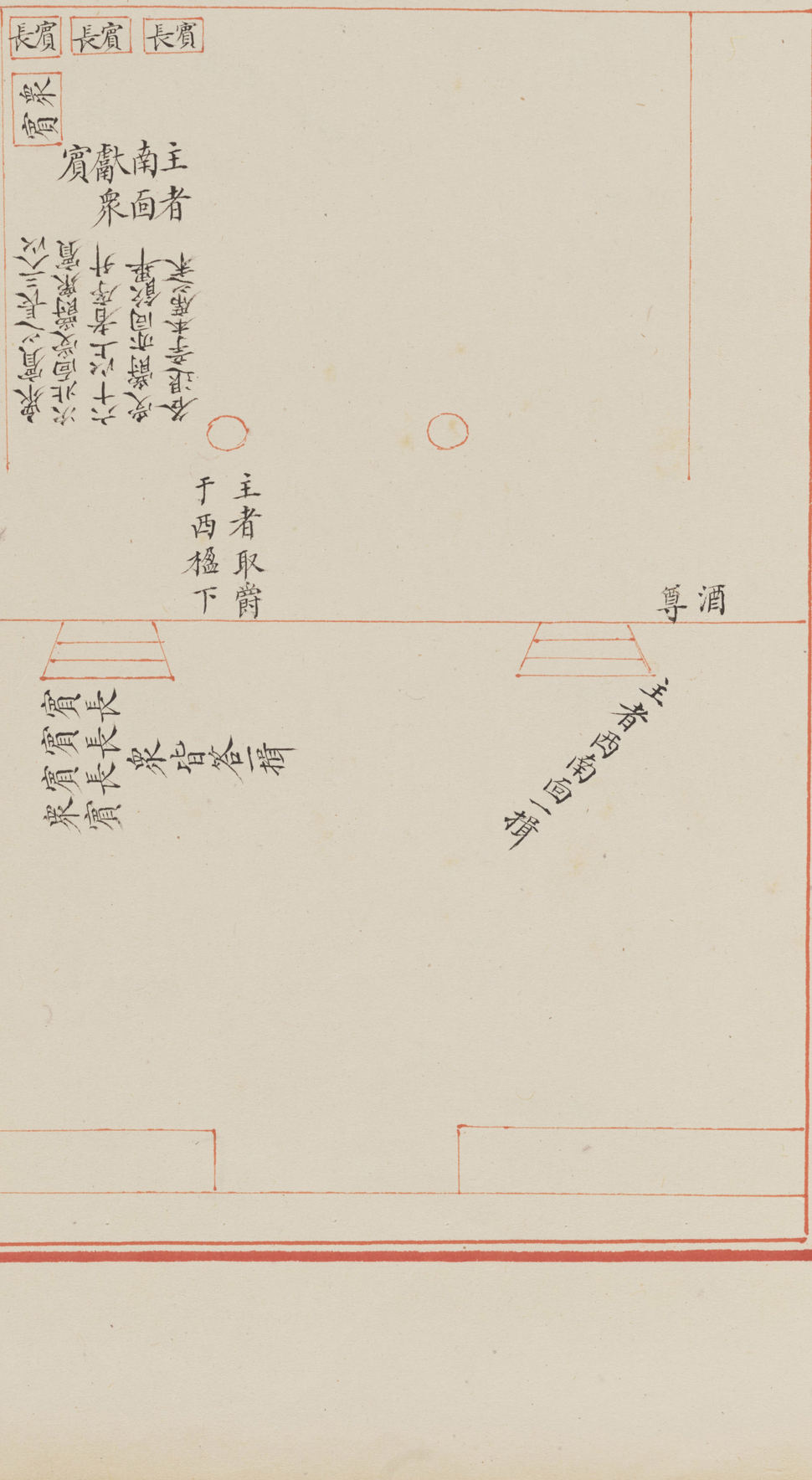
主獻賓酢圖


賓
醴酌
主人
酒尊
主人洗在阼階東南面
賓洗在阼階東南面
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
主人升自阼階當楣北面
賓三讓升
主人三讓升
賓三介賓三衆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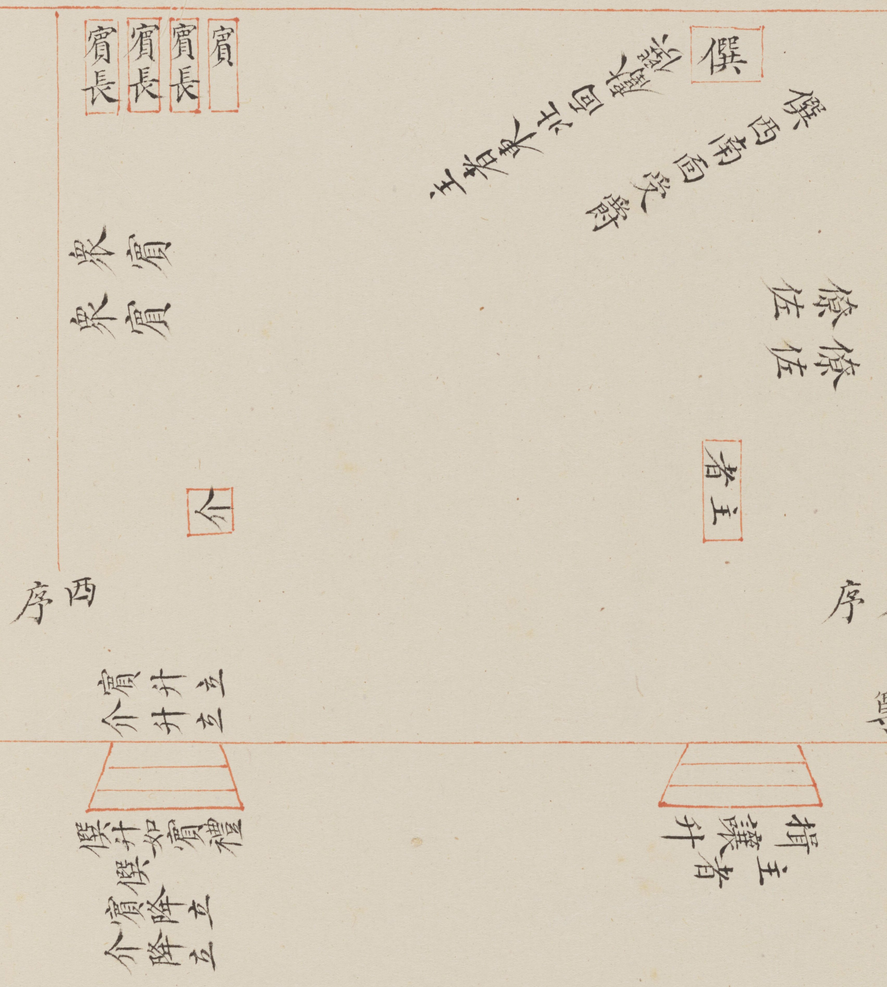
主人獻介圖


賓
立于席末
主者西南向獻介
介席
退立席末
介不回北
介進北面
奠爵于此
酒尊
東序
主人獻於取主爵者介此爵者
主不回北
主人有先延升介
一讓者
介辭次升
一讓
西序

主人獻衆賓圖



主人迎僎獻僎之圖


賓
賓長
賓長
賓長
僎
僎西南面北東上
僚佐
僚佐
衆賓
衆賓
者主
介
西序
東序
酒尊
介賓升立
僎升如賓禮
介賓降立
僎降立
揖讓者升
主者迎僎
僎入門內
門

司正揚觶圖

賓長賓長賓長

賓

僎

衆賓

介

主者

司正揚觶

衆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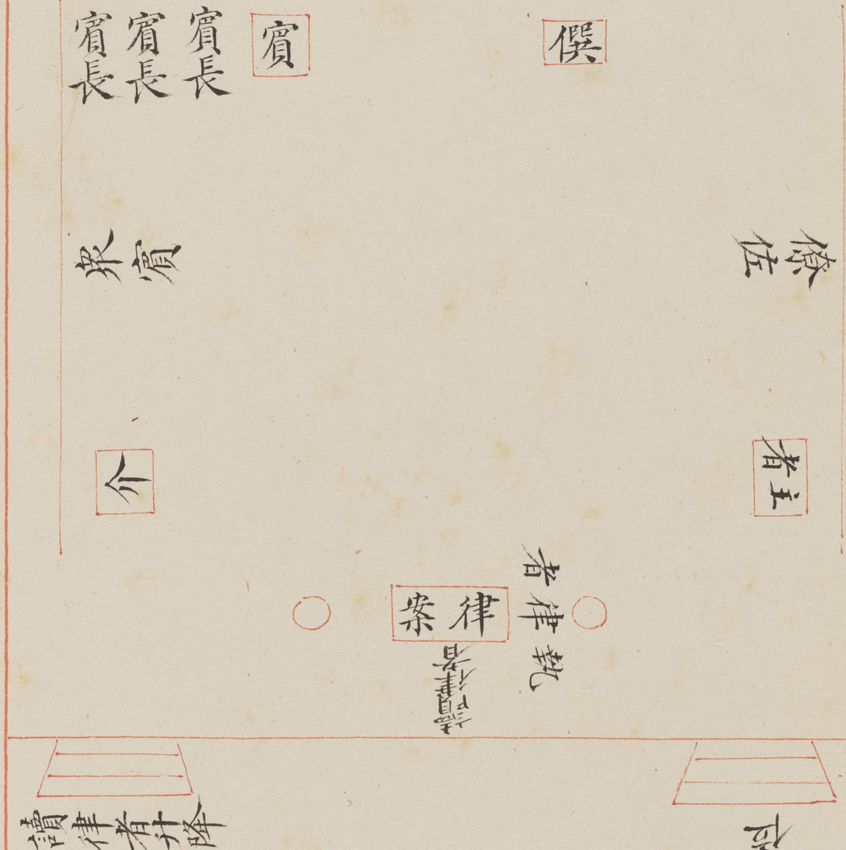
酒尊

盥洗爵洗

司正出位

司正升自西階降同

讀律圖



盥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二十有

酒

鄉飲酒儀

句容新志鄉飲酒禮洪武十年禮部為講究禮儀事內一件鄉飲酒禮連到圖式該每一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二次行鄉飲酒禮以一百家為一會如百家內有粮長者以粮長為主席如無粮長者以里長為主席一百人內以最長者為賓其餘各依年齒序坐仍選一名通文字者讀律讀畢入席坐定飲酒不許把盞所用酒餚一百家內從儉共辦毋致奢靡府州縣所在有司官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鄉飲酒禮務在恪遵成憲不作非違自

京師為始天下咸取則焉其儀參酌唐宋之制次第頒行凡讀律大都督府將犯事軍官罪名編類成書名曰申明誡諭在內各衛親軍大都督府犯事軍官罪名編類成書名曰申明誡諭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在外指揮使司凡鎮禦軍官每月初一日率僚屬讀之使衆人皆知所警誡不敢有犯刑部將天下犯事人民罪名編類成書亦名曰申明誡諭在內應

天府及直隸府州縣在外各行省所屬府州縣及里社每歲行鄉飲酒禮讀律則取申明誡諭讀之使衆人皆知所警誡不敢有犯見律令凡鄉黨序齒及鄉飲酒禮已有頒行定制違者笞五十朱子語類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仰崇撰如何不曾看着儀禮却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似乎也編入國史實錄果然是貽笑千古者也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謂迎賓拜至謂至階拜送謂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禮中四節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兩拜客去又拜兩拜謂之拜既豈非大可笑禮既飲左執爵祭脯醢所以左執爵者謂欲用右手取脯醢從其便也他今却改祭脯醢作薦脯醢自教一人令在邊進脯醢右手自無用却將左手只管把了爵將右順便手却縮了是可笑否賀孫

紹興初爲鄉飲酒禮朝廷行下一儀制極乖陋此時乃高仰崇爲禮官看他爲謹終喪禮是煞看許多文字如儀禮一齊都考得子細如何定鄉飲酒禮乃如此疎繆更不識着儀禮只把禮記鄉飲酒義鋪排教人行且試舉一項如鄉飲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至乃是賓升主人作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謝賓至堂是爲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賓拜洗是爲拜洗主人復爵實之獻賓賓西階上拜是爲拜受若拜送乃是賓進受爵

主人阼階上拜如今云送酒是為拜送爵賓復西階上位方有拜告旨拜執爵及酢主人之禮他乃將拜送作送之門外再拜為拜送門外兩拜了又兩拜為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子細拜既爵亦只是堂上禮又曰古禮看說許多節目若甚煩縟到得行時節只頃刻間可了以舊時所行鄉飲酒看之然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然可看唯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是當時要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效駕君雖未升僕御者先升則詹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漏了僕人登車一項至駐車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處都錯了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又皆不理會如朝報上云執綏官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執綏僕人乃是受綏如何今却以執綏官代僕人兼古者有敬事則必式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則是磬折是為致敬今却在車上用椅子坐則首與前衡高下不多若憑手則是傲慢這般所為都不是如所謂僕人乃立車柱之外後角又恐立不住却以采帛繫於柱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乃以內侍二人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豈以內侍同載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纔粘一件起來勘當着

所在便不成模樣神宗嘗欲正此禮數王安石荅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般事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荊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煞能考禮渠後來却自不曾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之出門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喪禮婦人如舅之喪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在皆無可考四明志鄉飲酒禮歲旦至日郡守率鄉士大夫詣于先聖如序拜於堂上少長就序皆記禮之舊紹興七年郡守仇愈復舉故事置田百有六畝以益之後郡人林保登朝取式以奏遂行他郡故事糾儀二人鄉監郡守為之士族不齒於鄉者不預入門則糾儀舉笏以却繇是人各自勵鄉飲酒禮不可廢若是　鄉飲酒禮記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己未太守張公率鄉大夫釋菜序拜于郡庠禮也明之為州士風純古凡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末學火于胡自是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之禮二年仇公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是時備員學官蓋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年雖旨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年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

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秘閣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越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沒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序拜酒行之禮受蔵受用一切趨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授率三先生侑坐獻酬於守倅禮成拜既風動千里莫不砥礪澡濯期毋負賢太守敦教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為故而禮非所先蓋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爭視聽言動之間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爭陵犯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公令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之故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刼刼於求米鹽細故而日不暇給者固有間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因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　奉化鄉飲酒禮

鄉飲酒古禮也近世曠而不行至大四年正月初五日判官程時敏依奉肅政廉訪司分司趙副使省會事理於儒學講行斯禮禮畢各為歌詩以記之赤城續志鄉飲酒吾邦鄉飲酒始行於紹興十二年張守俌主賓介僎會坐者總九百二十有三人謝滌守升俊為之記淳熙九年唐守仲友行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十一年熊守克又行之少長咸坐總數百人嘉定四年黃守榦服深衣入學率郡僚寓士與職事齋生會坐於明道堂命

知經學者登座講書酒五行而罷嘉定十七年姜郡教容奉王守挺之命與陳侍郎廣壽王總卿鉉合議率居此寓此大夫士於元旦會明道堂講圖拜禮酒三行而罷温州府志鄉飲酒紹興二十六年張守九成行鄉飲禮仍褒宋之翰劉愈等紹熙四年孫守楙行鄉飲禮及褒蔡執中行義饋羊酒嘉定三年十月楊守簡慈湖先生到任簡乃象山先生陸九淵之高弟象山與晦庵朱先生論辯不合門人各主其師說簡既至任郡儒皆避去唯州學徐教授鳳不可去簡視篆三日謁夫子廟畢即升堂請教授開講徐鳳方陞座言子曰簡即前揖請講子曰二字鳳即應聲曰子而不曰小子何述曰而不曰子異端邪說語未既簡改容謝之握手若平生歡仍詢郡諸名儒何寓見棄而遠避遣書敦請就學行鄉飲禮及采訪士民孝友睦婣敬敏任恤者加禮焉至元二十七年李守桑兒赤脩路學冬十月講行鄉飲酒禮守二僚屬教官儒士俱深衣幅巾路吏皆方巾素衣紫紳皂鞋司縣吏及路典吏並方巾素衣褐紳皂鞋執事一之日行舍菜禮二之日行鄉飲酒三歌奏樂三之日始行燕禮而罷

皇朝省部降到鄉飲酒圖式　一府州縣所在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鄉飲酒禮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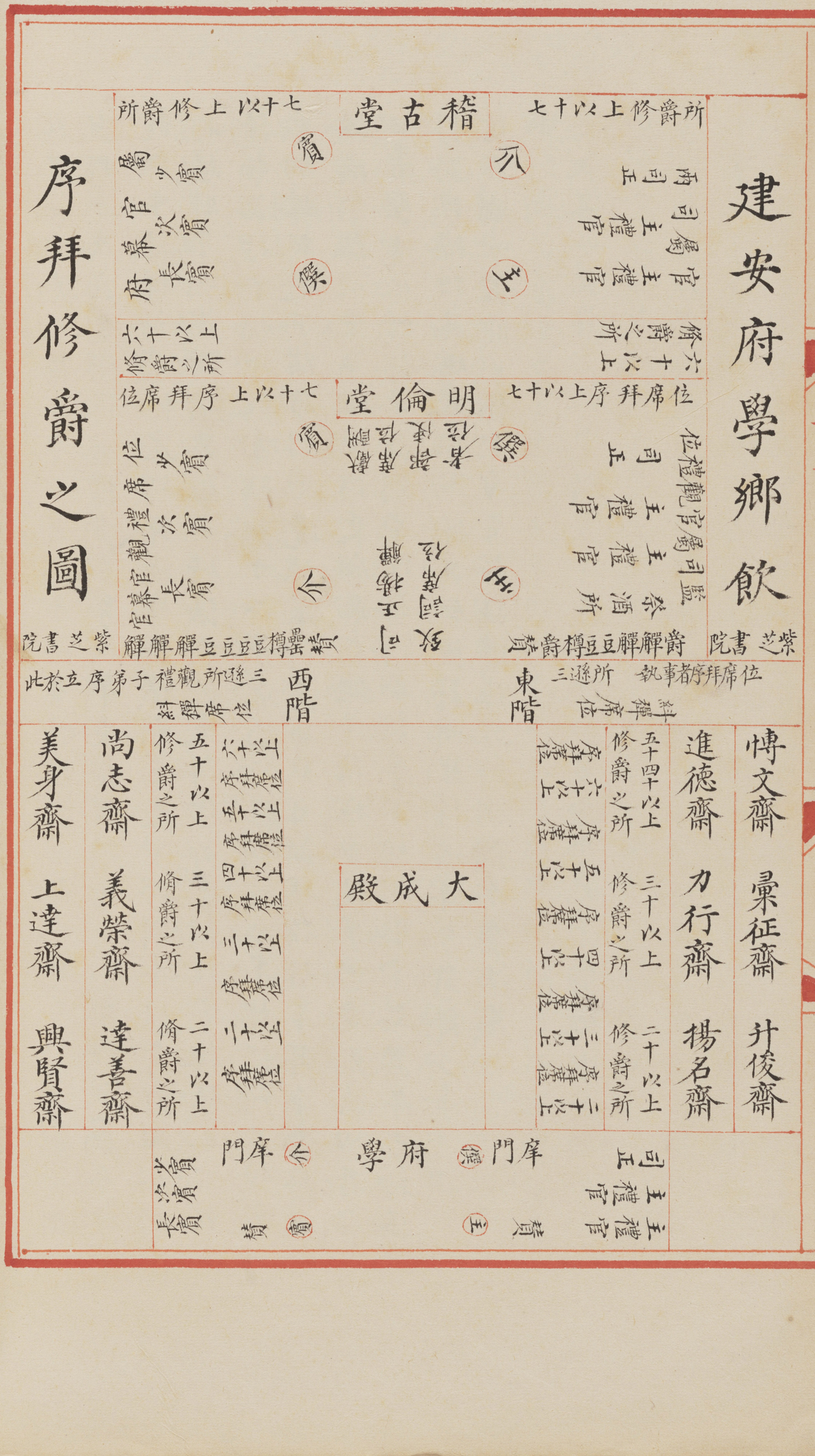
京師爲始天下咸取則焉其儀參酌唐宋之制次第頒行一里社每一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二次行鄉飲酒禮以百家爲一會如一百家內有粮長者以粮長爲主席如無粮長者以里長爲主席一百人內以年最長爲賓其餘各依年齒序坐仍選一名通文字者讀律畢入席坐定飲酒不許把盞所用酒餚一百家內從儉供辦毋致奢靡　洪武十年郡守任敬率僚屬就郡庠集四邑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新定續志鄉飲古者黨庠術序鄉飲有常後乃視爲曠典雖名都大藩或百載不一舉況於嚴乎亦越名侯相望思美教化用能酌時之宜爲之損益以無忘古意焉故特書之紹興間知州蘇簡行鄉飲禮成有詩示諸生刻于學　嘉定戊寅知州鄭之悌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郡人詹良爲賓　淳祐壬寅夏四月癸丑朔知州王佖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錢時爲賓明日時詣學講書有紀事一卷校官桂錫孫爲之序　寶祐甲寅知州李鏞修學告成秋七月辛丑朔舍菜于　先聖先師祀畢升堂講書因酌諸生會者一百餘人　景定辛酉令侯錢可則以正月甲午舍菜于　先聖先師祀畢序拜齒飲會者五百有十人郡人黃巖爲賓推高年者爲老飲畢饋老以幣有紀事一卷校官鄭琚爲之序學所以明人倫也古者黨有庠術有序鄉有學鄉飲

之儀歲一行於黨再歲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人倫之化無時而不明也世降而下至廼視爲曠典今嚴爲輔邦土儉俗貧綰蒐符者率支補不給蒐墜舉逸尤弗暇蓋自壬寅之後寥寥至今景定初元東巖先生來宣天子德意政教並行人士胥悅游刃之下不見肯綮先立春數日戒學宮飭舊典其以改歲之二日釋菜于先聖先師爰命邦人序邦齒餘庶昭學校明人倫之意珪稟承未幾先生即以成式來示居敬行簡井然有條即事之日先生率郡僚延三老賢明咸集登降有度獻酬有文尊老有餽仁義之氣藹如也耆耇在右怡怡愉愉俊秀在列肅肅雍雍顧瞻敬嘆莫敢踰越信哉學之所以明人倫也矧是邦人士夙陶宣公成公之化二公有祠與學同久今儲君以歲上元奠謁于膠庠首躋二公於從祀之列而先生又以儲邸之戚相門之英來修二公之化以嘉惠儲君之治鎮道脉國脉相爲無窮先生致澤之規模其殆昉於此矣邦人士德先生之意甚厚

鄉飲酒制　紹興頒降禮式承行國子監牒奉尚書禮部符奉都省批送下部狀據國子監申勘會昨承紹興十三年四月六日勅中書門下省送到禮部狀奉都省批送下比部郎中林保劄子爲理會乞將鄉飲酒儀制鏤板遍行郡國等事後批送禮部看詳申尚書省尋行國子監看詳去後

據本監申勘已降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指揮諸路舉人雖不住學而兩預州縣釋奠及齒于鄉飲酒禮者本學次第委保教授審實由州聽取應令比部郎中林保所具修定鄉飲酒規範儀制乞遍下郡國本監看詳雖合須行緣昨來明州討論衆酌上件儀制似更詳備如蒙朝廷旨揮依本官所請即乞行下明州取索紹興十二年春已行儀制與今來林保所具規式衆酌鏤板遍下諸路州縣遵依奉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本部令看詳欲依國子監所申事理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申聞事仍連元狀四月六日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本監尋下明州取索到累年已行儀制與林保所具規式衆酌條具如後符州施行州牒學請詳行在國子監牒內備坐聖旨指揮遵依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建安府學鄉飲序拜修爵之圖



鄉飲酒禮　主州以郡守縣以縣令位於東南賓擇鄉里寄居年德高民致仕者爲之位於西北僎州以通判縣以丞或簿位於東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又設郡僚之位東西相鄉其餘仕與未仕者皆以齒序位於兩廊司正以衆所推服者爲之相及贊以士之熟於禮儀者爲之先一日設尊罍爵洗各如奠謁之儀又於庠序之廊主賓主介僎三賓之次又設席於堂下凡鄉之仕與未仕者以齒序立又設席於庠門之外自堂下各以序行立於庠門外之席贊明主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　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速賓　門外速賓官主以下各就次候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庠門之外北面東上相者引主人出次僎從至庠門外速賓賓介少前主人立于門左西鄉賓介進立于門右東鄉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答拜主人揖賓及介賓介以下皆揖主人先入門左僎從賓揖介亦入門左介揖衆賓皆入門左贊者先之相次之　序賓再拜　主人與衆賓三揖儀門一揖厥廊一揖將下階一揖皆贊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遜主人先升阼階僎從立楣下賓趨升西階介從三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楣下各南面司正亦陞自西階之上東鄉教授升自東廡立于東階之上西鄉郡僚分立兩廡衆

賓東西相鄉立于堂下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再拜　祭酒啐酒　拜訖相者引主人詣罍洗所盥手洗爵詣尊所酌酒如釋奠儀僎從復至阼階

祭酒啐酒嘗酒也奠爵訖　主獻賓受　相者少立主人再詣罍洗所洗觶飲賓觶也至酒尊所酌酒實觶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西北鄉立執事者分立直觶者立主人之左直脯醢者立于右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人跪左執觶飲賓拜一拜跪受飲畢主人答拜一拜先興執事者右薦脯醢賓受訖興主人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　賓酬主人　相者引賓詣罍洗如主人儀至主人席前東南鄉執觶飲主人主人拜跪受飲畢薦脯醢賓答拜如主獻儀　主人酬介　相者引主人再詣洗所洗觶飲介觶也酌酒如前儀至介席前次引介自西階趨就席主人飲介如飲賓儀主人復退就席　介酬衆賓　相者引介詣洗所如賓儀介洗三觶飲三賓也至衆賓之長席前相者引衆賓之長自西階趨就席介跪勸如賓儀衆賓之長跪受立飲復位次引賓一人至席前飲如前儀退又引次賓一人至席前介飲亦如之並復位訖介至堂下迎揖衆賓就席注云主人先就席僎從次賓就席介從三賓教授司正各就席次郡僚就席次衆賓各就席並相者引之贊相及執事者各就席在堂上者升在兩廡者各就位　修爵無算

賓主以下坐訖酒三行每酒一行主人揖賓及介介揖衆賓並禮生唱之　請主沃洗　卒飲贊者詣主人席前唱曰請主人沃洗相者捧觶詣洗所訖直洗者亦跪受立飲訖各就位　司正揚觶　贊者詣席前唱曰主人以下皆興執笏次引司正出位立贊者曰請司正揚觶次引司正取主人觶詣洗所洗觶至席前跪而揚觶訖贊者請司正致詞司正乃言曰古者於旅也語於是古道仰惟　朝廷率由舊章崇尚禮教今茲舉行鄉飲非專爲飲食而已凡我長幼各相勸勉忠於國孝於親內睦於閨門外比於鄉黨胥訓告胥教誨無或愆墮以忝所生贊者曰脩爵訖司正復位主人以下復坐　拜送賓介　相者引主人興復至阼階楣下僎從賓介復至西階楣下立三賓亦復至西階立並南鄉教授復立東階西鄉司正復立西階東鄉郡僚復至西廡衆賓立于堂下東西相向立贊者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皆再拜　拜既而退　拜訖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人少立自東出賓介以下立于庠門外之右東鄉北上主人立于庠門外之左西鄉僎從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再拜賓介以下皆拜送巡而退

頒行約束　一無士行者不得齒於鄉飲酒之列　一置鄉飲酒年齒簿以所生年月日先後爲次　一輪請本鄉士大夫老成者與州學教授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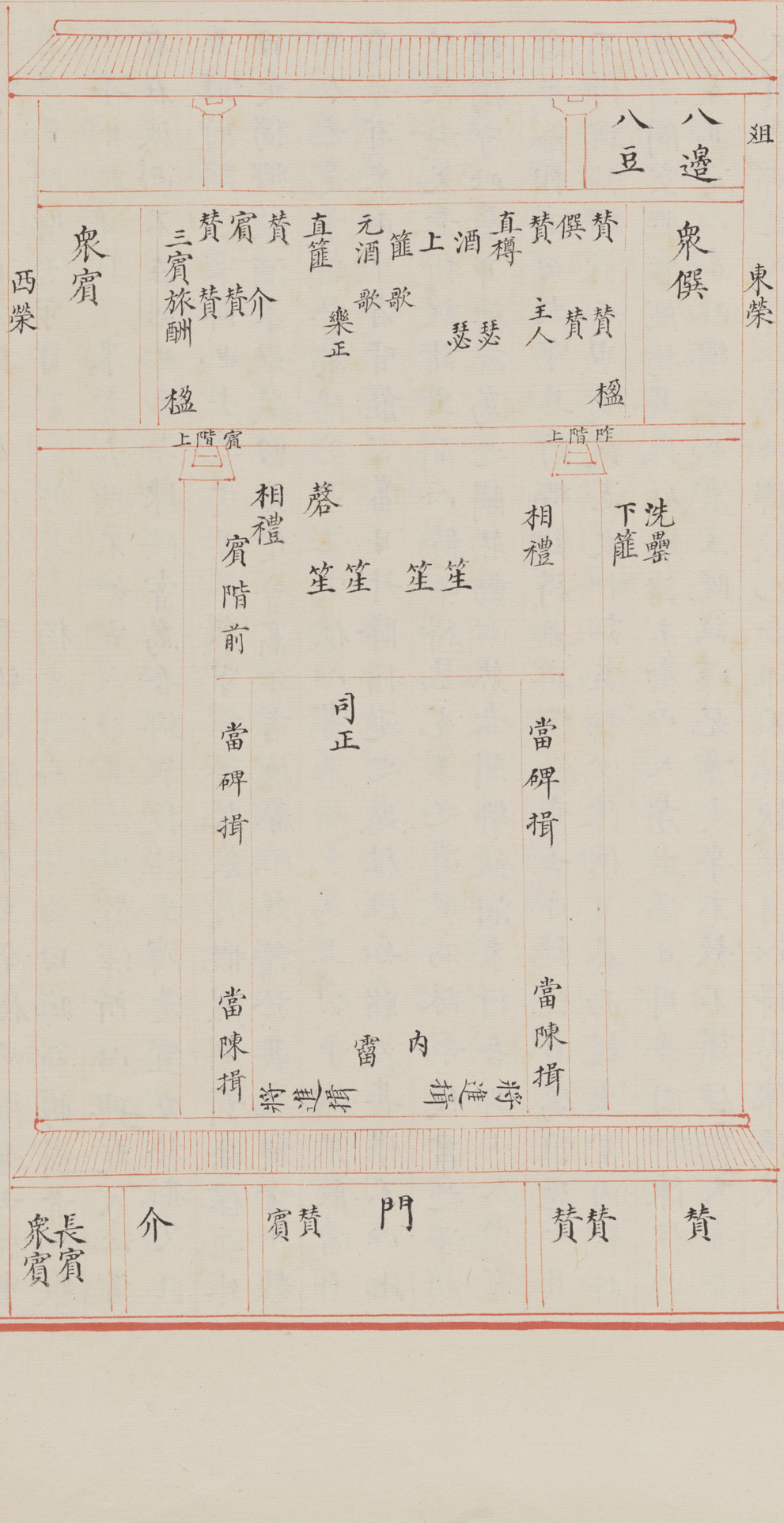
正主其事其所立賓及僎介並與主人謀之隨宜潤澤之　一合赴鄉飲人年七十以上者教授同掌禮官其書以禮專請之五十以上及有官者以咨目列位請之其餘士人各自具年甲報本學編排位次十九歲以下並侍立曾得解者許坐父在坐則子侍立有官者別席七十歲以上免拜一鄉飲所須飲食器具端請鄉之士大夫有力者各備十位力可倍者倍之　一行禮有期而有疾故不能赴者前期具狀免擅自不至者除其籍一不係學籍及不齒于鄉飲酒者不得稱進士　一應赴鄉飲人有犯倨傲戲玩爭訟諠譁等並依學規行罰有犯正條者送所屬仍除其籍宋洪文安公集漢詔郡縣行鄉飲酒禮頌　漢顯宗承中興之緒重熙而累洽稽古禮文之事雅垂意焉自初踐阼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未嘗不以教化爲大務遂班時令祀明堂登靈臺臨辟雍講養老大射禮二年三月詔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周公孔子於是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知所本嗚呼盛矣鄉飲王化之基也先王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立爲賓主介僎三賓以衆之獻酬揖遜揚觶沃洗之禮定而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三代極治之時大備之制也世衰道微禮壞莫覩漢興蓋二百四十有八年始克達于天下豈

非盡美之事須其久而後有成歟夫東人之所以傲西賓者侈矣而獨無一言以及茲敢掇拾陳迹作爲頌詩十有二章聲之康莊以揚漢德於不朽詩曰　天生蒸民曷其有識維聖摩勵規閎矩儉陽禮教遜詰誓上儀降周迄秦澒恩弗治斤斤顯宗繭蔽王度三宮孔陽精意治具爰勑方國禮行于鄉稽經諏律屬民橫堂先聖嚴嚴拜跪薦祭冠纓革革鱗差櫛比廼速庠門廼潔東榮賓主儐介堪輿是程笙流觶揚少長位辨已事而竣不誡用勸詠仁蹈德駸駸措刑焉弈千載薰爲太平乾清坤夷軒豁呈露萬祥畢湊登三咸五昔在建武大聖載營有臣曰湛示我漢行縣絕無傳莫克用又孰揩其馨孝明是似允哉帝德侯其偉而矢詩不多維後之詒

答于守論備員介儐書　某伏承郡庠奉明詔行鄉飲酒禮蒙不鄙固陋遣州學職事下致書疏使備介儐之位夫鄉飲酒堯舜三代之禮聖時丕平方追述帝王盛致以幸斯世今獲參奉耆德周旋揖遜之間不勝大願然有愚慮仰恃高明布之德覽某竊惟鄉飲酒所以叙秩長幼使民知尊長養老入孝弟成教化之具也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至九十邑豆有加恭之爲郡固狹陋然六十五十而上士之躬服仁義孝悌有聞者尚多某年未五十邊使加於有年德者之上似於禮

意不合某躇躊彷徨重違盛旨用是詳味禮記經傳之文求可以拜命者至于再三而不可得孔穎達之說曰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經無以年少爲賓介之文而孔氏敢爲此說者蓋賓禮賢能理必取夫未仕者壯者老者則既仕矣已嘗賓禮之矣今茲獨以進賢爲主詩所謂序賓以賢者是也宜其以年少爲之雖均鄉飲酒而其用則異至於釋六十五十者之文則以爲正齒位之禮然則方其賓賢以賢爲序年齒在所不論方其序齒以齒爲序賢固在其中矣今者郡學所行賓賢邪某已嘗再命於朝非處士也序齒邪則宜據經傳取六十五十而上者今使卑凌尊少加長非惟於禮意不合抑亦奉行詔書有所未當某北方除喪未嘗獲讀鄉飲酒禮書者今因革損益之宜所未及知然料其大畧必本經傳無大同異使某備衆立侍以聽政役敢不疾趨承命遽加之介僎之間則未敢拜賜某伏聞消辰在邇恐遠城府不即奉教已齋沐伏近郊次傾
聽明訓乃敢進冒瀆恐懼不宣

南康軍學鄉飲圖


八邊
八豆
俎
東榮
西榮
衆賓
衆僎
贊
介
賓
贊
三賓旅酬
楹
直簷
歌
元酒
歌
樂正
上
簷
直樽
酒
瑟
瑟
主人
贊
僎
贊
贊
楹
阼階上
賓階上
洗爵
下簷
相禮
賓階前
簪
笙
笙
笙
笙
司正
當碑揖
當碑揖
當陳揖
當陳揖
內
門
贊
贊
贊
贊
贊
介
長賓
衆賓

新編大成集前丞相江古心序　吾鄉自晦翁來至今俗尚禮遜士矜重自厚其間賢太守自不乏然其人獨喜談而私誦之曰晦翁晦翁者既數十年如昨日非後來者去思不如古人乃其流風餘澤所以興起人心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三山陳侯嘗爲吾鄉教授諸生謂是置力於斯文非若前時臨之官師也去之十五年來守茲郡既數月慨然刑罰法律之外曰是獨鄉飲酒未舉歲四月望會高年耆德獻酬拜稽於其庭觀者千數百人先是予留於鄱陽芝山之下侯以書來召予爲上公予謝不敢當自是每有來山中者皆能言當日升降揖遜之盛往往如睹又甚恨不以此時從游父老折旋諸生間以餘年得見先王之遺風而詠歌使君之澤顧愧獨守此屬耳傳說爲之闕然動心然吾聞鄉飲酒未行吾鄉小人少有忿爭輒相戒曰太守且行鄉飲得無與鄉飲意士亦兢兢自厲惟恐一日不得與於鄉飲也由是民志大和訟益稀少陳侯日晏而起坐堂內鞭扑弛囹圄空悄悄然拊其民如舊諸生勸以入孝出悌日用吾固知陳侯之爲人其有以爲此鄉飲也賓主既設環兒童走卒不敎不譁侯則大喜吾又賀吾鄉之人有以成此鄉飲也吾雖不與飲然自以得爲陳侯民矣是日也八九十杖而至者七十餘人七十者百餘深山長谷傴僂提携此皆

阜陵之餘民長養存邺以至今日慨然惟念已未庚申之間缺文南康竟上橫出瑞陽清江間當時避逃巖穴以餘息爲累豈謂忍死復見太平仍歲豐稔天子加念遠民瘡痍痛苦又幸惠我仁侯起萎肉骨之餘舉此曠禮如誨子弟　前南康陳守序　人道始於事親敬長鄉飲屬民所以教孝弟也康之俗如古鄒魯其民畏法而易治守禮而易信先賢之澤也合昔者爲郡文學蓋嘗稔其父兄子弟矣假守重游歎然辱斯文是懼惟是禮政教之本古卿大夫黨正州長所爲汲汲焉者故願與邦人士一講行之顧方簿書期會不暇給而議及此迂之者初什九逅諗于衆曰古者或歲一飲或丹飲或三歲一飲而禮國中之賢者輒飲信爾周公其迂矣始相與蒐舉儀文考協等數按經采傳自謀賓介以至于息司正一惟先民是程飲之日章逢而至者八九百人主賓有秩少長咸序周旋登降如從三代人揖遜堂上山中扶携而觀者旅于庭更相戒曰毋譁以亂邊豆其退也充然若有得於心行之暮月市無譁甚懿幸吾目尚存願爲鄉飲一出予既感陳侯之德又聞老人所以來者稽首而歎曰吾君之賜也惜當時豈無善畫者圖其衣冠容貌賓主位序傳示來世使人視吾鄉如入魯廟如談洛下其後鄉人乃共爲刻本寄予俾予序之予惟此郡負陋不與

東南州同陳侯葺殘破應軍餉償宿負又以餘力取先迂闊惠我後生黎民天壤間惟風聲在人不壞不忘晦翁以來甚盛斯舉想見東西州之人嘗然不得負耒爲吾鄉氓後生傳聞又慨然有不及見之歎意者亦猶予今日之耿耿也予亦有民社之寄于晦翁之鄉蓋方敝精神役吏事歉然未有善意之足以及此民也迹陳侯行事太息久之侯名合字惟善予爲南康郡人江萬里是年爲景定癸亥秋七月庚辰書　境無忿鬬獄犴屢空訟日益少希此可以觀俗抑亦可以觀禮矣因念一時迂闊之舉者順厖皓項背相屬毋慮百數十人衣冠甚偉拜跪如度山中人稟厚嗜薄固如此又他邦之所無者會鄉之先生爲序其事且惜當時無善畫者圖其衣冠容貌賓主位序傳示來世於是繪爲一圖被之樂石雖不足以備聲容文物之觀然使後之覽者想望其典刑則阜陵淳熙亭育之故老皇上景定庚申之遺民猶足以繫斯人百世之瞻而孝弟敬遜之心緣之而起是以風教不爲無助吾觀於鄉乃今知周公之德是年九月朔長樂陳合書劉蛻文集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昨日送貢士於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集作俎破折樽盂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

歲不過於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誅不順鄉里日起分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爲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君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興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耆集作耄老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擊踶稽首於髡褐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肴不敢近妄婦者其於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於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陶漁乎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資者不由髡褐援集作授昭昭然柰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脩其器服戒將事而隳一作墮者時訓習之無使每歲臨事而隳其容幸甚幸甚蛻再拜嚴州府圖志分水縣行鄉飲酒記　紹熙辛亥之孟春宛陵吳君來令茲邑距宛陵不二百里風聲習俗往往不大異吳君緣人情以爲政故孜孜得民和毋有悍而弗迪者始信人心之易感禮教之可興凡世之健吏屬意於操切整齊者皆過也歲未盡六日乃即縣庠行鄉飲悉採擇古禮與開元紹興所已行者雜就之雖其間頗有所增損大抵多襲儀禮之舊令爲主擇鄉人之

有行義年者爲賓咸推高承奉郎致仕王君遷令親往迎致復以王君曰烜爲介以輔賓余以簿尉攝僎以輔主下是有三賓又下有衆賓尊卑長幼爛然有第乃立司正以糾其不則行禮者莫不肅敬抑首時王君承奉年九十餘老不任拜起而主人以百里之長僕僕亟拜成禮而去邑人粹觀者莫不咨嗟歎息然後知德齒之可尊世俗所謂氣勢云者蓋不足尚也明年季冬之十日復講故典承奉以疾不至乃請迪功郎致仕俞君汝弼爲賓朝散郎新通判蘄州王君琢爲介自主僎三賓司正而下悉仍舊其儀制加詳行禮者益習邑人以觀禮至不憚數十里之遠是豈一旦聲音咲貌所能感哉始余聞中興以來當干戈甫定之餘首詔郡邑舉行鄉飲酒故老猶能道其事余以生晚恨不身當其時竊自鄙陋不圖至此今君再舉盛典俱獲以身周旋其間是獨不喜且幸與奚君請記其事以詔來者余復於君曰夫禮未易興也必情文具舉而後可興昔漢唐舉行是禮史不絶書而虛其應非軼録也徒特夫升降揖遜以爲禮而情不加焉則音存而操已變矣今君好善之心優於疾惡自反之念愈於責人是固有興起於其先者宜乎是禮之行而應不旋踵也願君繼以無倦益有以信於邑人之與行禮者且歸以轉語其子弟族姓以期無負於君敬長上

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非獨令君舉行之意爲不虛或由是推而及旁郡國以達於天下使夫人皆知王道之易易古禮之可復不以時異事殊爲解者寔自吾邑始是又獨不喜且幸歟余因爲之記以竢其成奚君名士達余金華王益之也 宋繫齋文集 繁昌鄉飲序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莫尊於聖人不可復加矣然不過於人倫之中全之盡之非能外是而加毫末也其言之的如此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行之疾徐跬步之差爾而弟與不弟是非異塗竟舜桀跖之所由分也豈可謂細事哉古者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籩豆之多寡皆視其齒其別有四嚴於長幼之辨如此風教所關故也而俗吏以爲不急而忽之而廢之可乎吾友南仲宗室之秀也名善潼有志斯道爲宰繁昌舉行鄉飲于學放古者賓主介僎三賓衆賓之制三揖三遜獻酬修爵之儀而參以今禮濟濟乎其可觀秩秩乎其可則周旋其間者弟順恭遜之美油然而生而世俗桀傲之習泯焉不作而司正揚觶又語以忠於國孝於親睦於閭門比於鄉黨者其爲化民成俗之助不既多乎昔子游弦歌武城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仲之意端在於此余是以嘉之 蘇州府志 趙與篡

寶祐鄉飲小録序

與簠簋襄守吳郡去之十五稔今茲復來大愧無德於民而風漓俗靡牒訴弗清竊亦爲吾民病之言念此土有泰伯季子之化本以禮遜爲國良心善性當不以今古間斷與簠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滋益愧恥學視事既數月會歲序更端思以禮屬民與郡博士賓佐議行鄉飲酒禮則曠弗講久矣於是參稽禮家蒐具儀物卒行之與簠深惟賓主介僎禮之人也尊爵俎豆禮之器也升降揖遜禮之文也然此皆古先聖人至意所寓與於斯者必因其儀節而思其本指大要使民不慢不爭興仁興遜得於觀感而邪惰消養於習熟而和順積以之尊高年敬有德孝於而家弟於而鄉忽不自知爲王道之歸矣此今日區區行禮之意也禮成私幸鄙意或可有孚將使古吳之民日興於行而與簠亦與受賜得與民相安自托附於古循吏之後於是乎書寶祐四年正月十一日古汴趙與簠謹序

黃氏勉齋三山集

鄉飲酒禮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僎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一禮教敬也終

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洗遜也又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僕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其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伎盜驩敖教侈也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畧使刻之篇首長樂黃幹序吳綺文集鄉飲酒禮序　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魯周公之國文獻足徵之矣福唐號閩中鄒魯黃勉齋文肅公之闕里也公從考亭夫子學三十年集禮書之大成分經類傳

詳定纂釋至嘉定庚辰編帙斯竟復取其繫鄉黨之化風俗之本者序鄉飲酒義列之篇首四方學士大夫尊爲律令格式公不徒托之空言正欲見之行事是以其言五月有補山之集也嘗聞語門人巖溪趙公師恕曰此禮不行久矣率鄉黨朋友習而行之聞而沮之者衆一惟執堅行力卒莫能破禮行之日時宦寓公以與斯集爲榮觀者千百輩莫不嘆其率之以誠至今爲吾鄉第一佳話此則聞而知之後二十六年巖溪公奉祠于家會尚書趙公必愿帥閩以先忠定甘棠之故國考亭之淵源復行補山舊典于州之貢院依稀大比賓興賢能之制甚盛舉也時綺方羈北與今詔禮陳仲堅皆以五鄉小子侍諸老父師側極一時之榮觀俛仰之間事隨境遷記諸懷抱恍乎猶在目睫不能不以之興感此則見而知之嗟夫盛會難逢徽音誰嗣庶鳴四牡之歌絶響者四十餘年蓋有待而行也大元制世文物一新六合同風車書共道上命鎮國容齋魏公旬宣來閩雅好儒術舉禮于學者再綺叨分教度奔走亟邊爰相斯事歸附以來間有舉行一二未有如是縝悉之典此則履而知之居無何官有助禮之徽迺告之奉使令江浙行省右丞公愀然曰鄉飲古禮也免徵貴禮賤財之義公實主之繇是懲羹既往學校無有挾而起之者矣天相斯文令平章定

齋高公開閩省日躬莅泮宮上丁釋奠禮徹飲胙召學之耆儒宿老俾與斯席式燕衍樂即周禮祭祀屬民飲酒于序之意此鄉飲禮之一也頃歲次丁學之領袖者嘗率同佩而習之廉臺官屬來觀亦足以少示風厲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大德四年夏行省分遣副提舉柯公謙昚學于閩調選路教授劉公直內鳴道是邦二公以蓬山之典刑沂雩之宗派南來文肅之鄉首示敬肅之訓淳風一蕩舊習維新乃以後八月十三日行鄉飲酒禮先一日舍菜于先聖先師次講禮于學之養源堂壹是以勉齋之禮爲式佩衿咸集縉紳畢至聿觀盛典丕克用懌儀文於粲于前有光凡一飲食一坐拜一登降一揖讓皆平日教敬之驗區區衰老且得以與東南席之坐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故由勉齋庚辰之集而來至於今八十有餘歲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見乎爾則亦無有行乎爾是舉也可以興州里篤敬之行可以贊臺閫宣明之化可以報君相長育之恩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禮成稽北有記諸仝志俾綺筆受固辭弗獲僭述自少至老所聞所見所行所知之實歷叙禮之本末先後以諗來者息司正後三日鄉後學吳綺拜手謹書董師謙文集先賢勉齋黃氏問禮於考亭其序鄉飲其詳今提舉學事柯侯自牧

郡博士劉君叔敬謂吾州寔勉齋之鄉議行飲酒禮閏八月乙酉集于講堂叔敬爲獻主諸生長少以序俎豆静嘉頌禮爾給庭縣工奏升降酬酢舉以法故見大夫來觀者席促堂上士咸曰壯方君子之辱臨吾鄉丙子後五舉行矣莫盛斯今乃圖而刻之不鄙謂僕書其後僕嘗考周制黨一年一飲州一年再飲鄉三年一飲君子野人皆與焉三年之中飲于黨者三州者六鄉者一合而計之凡十焉其行之也數故人習之也熟漢唐以後好古之士吾見亦罕矣曠數年而一講焉甚者數十年而一講焉習之無素而行之以鼓禮成書于冊曰某年某月日行鄉飲酒禮嗚呼此古常事也而漢唐以希闊視之吾鄉習聞勉齋之學有師法廟學禮器甚設樂甚備然自丙子迄今二十五年之久僅僅五見何望他郡劉君其命容史自今至于後日凡春秋祭奠歲時會集一以此禮從事郡人董師謙敬書

漫塘劉先生文集

鄉飲酒儀序　四明王君宰金壇之二年當嘉定丙子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集多士于學顧以齒位未明謂諸生曰鄉飲禮廢久矣古典雖難盡循開元紹興之制率近人情盍酌其中以元日行之諸生曰諾退即相與考肄顧以費夥不敢煩縣官而合衆爲難會冬官趙貳卿得請祠官而歸聞之慨然曰自吾起諸生仕州縣歷班行以至綴天子

從臣鄉黨之士助喜多矣今茲之歸頗欲擊鮮釃酒接慇懃而吾廬隘不能盡容吾行卑不敢槩請且均鄉黨也不敢有所後先舉六十餘年之墜典成賢大夫之雅志而又可以遂吾私其在茲乎即盡以其費佐縣官自奔走服役與凡供帳咸出趙氏大夫餘已廉用心恕下車不忍毫髮橫徵於民而又不衒能不專美及是以禮不虛行方將撙節經費以助用會有道貳卿意者即欣然曰敬聞命又曰是禮也周禮實屬之鄉老及卿大夫說者謂鄉老國之命卿居于鄉者則貳卿相與舉此宜矣某何敢違即具爲書盡致鄉黨之士期以歲三日卑會於學是日辛巳質明冠帶而會者凡若干人自耆老縉紳皆入門而鞠躬就列而祇肅聞戒而警息熏然其和秩然其序退而克克然如有得況青衿佩者乎既事相與嘉歎以爲是禮自紹興癸酉而廢至嘉定癸酉大夫石君不矜而復其舉也遽故行之畧其聞也不預故至者少乃今率禮無違而合邑之士無少長咸在可不謂盛乎況前一日庚辰雨夜漏至三刻而止遲明行禮亭午客退而雨越翼日雨甚蓋前後一日咸與雨會學宮雖葺而實出入不能皆由廡下使來者雨立去者旋淖主者其安乎是舉也豈但人心允協書曰天秩有禮蓋亦有陰騭默相者矣諸生將以禮次第鋟木以示來者以僕實與寓目

馬俾書于篇首人日漫塘劉某序燭湖孫先生文集餘姚鄉飲酒儀序
儀禮鄉飲酒篇其節繁矣戴氏記其義文頗參錯先儒以爲鄉飲有四曰
賓興賢能曰飲國中賢者鄉大夫主之曰習射而飲州長主之曰祭蜡而
飲黨正主之鄉三歲一飲州歲再飲黨歲一飲儀亦稍不同如六十五十
者坐立之別黨所以正齒位於初也其他則否古人因事以習禮樂爲風
俗計而已我高宗紹興之十四年詔郡縣歲習鄉飲凡舉進士者視其籍
二十六年或言吏並緣擾民且預飲猥雜反混士流乃詔頒行於里社者
聽官勿預知自是鄉飲廢矣蓋一時議者苟於改權臣之舊而不之詳也
吾邑乾道間鄉先生葉君汝士仕而歸老邦人高之請於大夫特舉是禮
以賓之頗損益舊儀其後邦有所共慶輒再講而疏闊不常前四年常侯
褚造朝以此飲餞于學令趙侯善湘滿秩當去復行焉會者尤盛方春之
中風和日明縉紳韋布閭閻濟濟卒事無闕觀聽肅然惟吾邑之嫩俗能
存古意惟賢侯之令德能洽士心不其休哉夫鄉飲非所以祖餞而因事
以習禮則猶古也古禮既難盡復紹興之頒制亦不存於故府邑士莫叔
亢獨能熟其舊聞以相此儀趙侯嘉之而惜其莫之傳也乃圖而刊諸牘
且訪諸永嘉郡庠所行而參校附益焉所以扶持古意褒勸嫩俗期無窮

繼自今不惟祖餞是循庶幾歲時習肄禮教興行使吾姚江如古鄒魯四方聞風於是取則豈非趙侯之望也歟我鄉人其勉之程端禮畏齋集慶元鄉飲小錄序　唐虞本孝弟以成雍熙之治養老于庠其禮已肇至周飲射讀法以周公之聖制作大備遭秦焚滅天賡我民鄉飲酒禮得存於儀禮十七篇之中漢晉唐咸知舉行於郡縣蓋以道德齊禮莫重於斯廢墜之久在宋淳化間四明獨能行之朝廷取布之天下紹興以後賢守相繼訂禮益精且立恒產以供經費風俗之美文獻之盛遂甲他郡舊録可稽也今慶又七十九年矣歲首僅存會拜苟簡徇俗浸失經意乾沒租入太守灊吾王公元恭之至敦尚教化移文諗禮爰以至正二年正月行之郡庠會者近千人齒德先後之有序獻酬揖讓之有儀庶鳴魚躍鸞雎鵲巢之合奏閒歌衍衍秩秩樂備禮成莫不感動歎嗟以爲自有耳目未之見聞歸以相語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嗚呼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記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王公可謂知爲政之本矣余之固陋幸得與行事之末敬序於小録之首云黃氏日抄餘姚縣鄉飲序　孔子稱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蓋自古者井田以養之庠序以教之衣食既足漸摩有素一旦示之以齒序揖遜故孝弟之心

有不期而自生後世言政而不及禮者固無望或好禮矣儻不自政始則亦類墮於空文餘姚固名邑然已積二十年令無得善則其施於民者可知矣雖有古人之禮在庸得而講諸三山陳侯維嘉來始剔舊蠹而一新之休聲善聞日盛月新三年政成乃行鄉飲禮少長雍雍觀者悅服蓋必如陳侯之政而後禮可行焉耳推此也以往所謂王道之易易者其將庶幾乎黃勉齋集鄉飲教親睦也今之群飲者教侈也誨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故爲明其義按此序叙儀物甚詳元曺文貞公漢泉集陽山鄉飲酒文　順長協隣先哲昭垂其大訓居仁由義後人宜蹈其芳蹤才非天降之殊習與性成之故伯啓等慕兄弟可盟於四海企鄉田同井之八家會里閭齒德之流行儕介尊卑之禮即春秋之吉旦申賢聖之嘉謀禮讓庶乎復興今古可以爲法黃髮鮐背頌高年錫福之無疆豆酒豚蹄稗盛世承平之有象勿生異議惟尚恒心貞九華先生集鄉飲策　禮所以裁民欲者也民生有欲多欲則敗先王裁節其欲未嘗不自遠也而未嘗自遠吾觀於鄉而見鄉飲其未嘗忽於近者乎是故賓主一贊而百拜徜徉容與不徒謀也致仕有德則謀之不徒賓也在衆而賢則賓之不徒設也進士鄉貢則營其禮孝悌旌表則尚其事不徒爇也

或象日月或象天地或象三光不徒位也東面北向尊者在北介有介席僎有僎次不徒飲也元酒在西壺罇在南勺幕在罇不徒言也司正揚觶則有言將命相旅則有言不徒歌也坐工者歌鹿鳴笙入者歌南陔夫鄉飲之禮一設耳而節文如此其密先王非直爲是廩廩也所以裁民欲致化之由也劉眉吾集鄉飲酒義　鄉飲三代禮樂也禮云禮云豆籩爵觶云乎哉樂云樂云琴瑟鍾磬云乎哉是當以義求之也鄉飲禮也而謂之義何也儀禮述其禮記禮釋其義也試以鄉飲大義觀之立賓以象天尊之至也立主以象地卑之至也設三賓以象三光言繫於天也設介僎以象陰陽所以助天地養成萬物也此立名取象之義也坐賓於西北以法天地嚴凝之氣接以義也坐介於西南輔賓也坐主於東南以法天地温厚之氣接以仁也坐僎於東北輔主也此辨方設位之義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燕毛序齒之義也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所以致其尊也賓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其讓也自盥洗以至於揚觶所以致其絜也自拜至拜洗拜受以至於拜送拜既所以致其敬也尊也讓也絜也敬也是四德者禮之本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主人拜賓

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於是乎別矣賓升則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則少減矣衆賓則坐祭立飲不酢而升降隆殺之義於是乎辨矣工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乃立司正則和樂不流之義見矣賓酬主主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則弟長之義明矣說屨升坐脩爵無算賓出主送節文終遂則燕安不亂之義盡矣記禮者曰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國安而天下舉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四德孔該五行兼備尊賢養老莫尚於此至如登降拜興之節獻酬交錯之文莫不一一有義存乎其間此記禮名篇所以謂之鄉飲酒義也維茲三山禮義之邦見謂海濱洙泗遭逢聖世興起儒風渠觀名流執斯文之牛耳齊魯文獻正堂上之皐比鄉飲禮行觀者如堵邦之人士咸曰斯禮也勉齋先生一序載之詳矣吾鄉乃勉齋先生之鄉流風未遠猶有足證文不在茲乎文不在茲乎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政在今日然嘗合鄉飲終篇而考之竊知聖人制禮防人情於未然其義深矣曰尊讓則不爭挈敬則不慢曰不爭不慢則遠於鬪辨矣曰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聖人豈固薄於待學者哉天下聖賢常少衆人常多聖人設爲之禮立爲之防使衆人皆可以爲聖賢其待學者厚矣故曰聖人制之以道者此也方

且丁寧諄複既申之以敬讓而不爭又繼之以和樂而不流又終之以安燕而不亂其思深慮遠也至矣預於鄉飲之席者容可以不知此義乎昔明道先生覩僧飯而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吾之爲禮粲然而有文肅然而無譁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三代禮樂當在此而不在彼矣何幸身親見之劉直內集直內青社晚進濫倚講席深惟聖賢教人之方以敬爲先敢摭先儒緒論而紬繹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毋不敬爲綱領易六十四卦坤之文言首發明敬義之要是知凡人之生稟陰陽五行之秀立乎天地之間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措於事接於物一日不可無敬也一息不可無敬也敬之爲義大矣哉朱文公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敬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敬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誠以敬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如夏葛冬裘飢食渴飲有不可須臾闕者且以人倫言之子之於親必如舜之夔夔齋栗方爲敬親之至臣之於君必如孟子陳尧舜之道方爲敬君之至婦之於夫幼之於長以至朋友之間必如冀缺之相敬如賓必如溫公之奉兄如嚴父必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方爲各盡其敬之之道矣是五者

若不主之以敬則養如犬馬者有之視如寇讎者有之反目不能正室者有之不恭不友者有之爲市道交者有之尚何以明人倫而正綱常哉傳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耳是以君子常行日用之間暗室屋漏之際坐如尸立如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如入神祠如見大賓如履淵氷如奉盤水戰戰兢兢未嘗間斷乎此敬也豈敢一毫少有怠忽之心哉文公謂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至於尊德性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至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堯之欽明舜之温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孔子之篤敬孟子之庸敬此聖賢傳心之法也千載而下予程子出繼往聖開來學教人入道莫如敬嘗以主一無適言之門人謝氏又以常惺惺法言之尹氏又以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之觀程門數說即知其用力之方矣迨勉齋黃先生得文公之正傳知心爲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以丹書敬勝怠之語列坐右以洪範恭作肅之訓授諸生點檢身心其功尤爲近裏親切文公嘗稱直卿志堅思苦吾道之托在此無憾及暮齡宿疾而講論亹亹一無衰惰之容足見勉齋先生之持敬貫動靜徹表裏如一始終無界限者矣嘗曰先師以畏字狀敬又看得肅字較密以是論之誠莫如肅字之爲密也直

內素慕勉齋先生之學幸游勉齋先生之鄉倚席之初輒敢以敬爲諸君告然則欲學文公篤於持敬之工夫當自勉齋先生肅字入楊鐵崖集鄉飲酒賦　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鄭氏註諸侯之卿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于王庭曰鄉飲酒是禮也用之有三正歲十二月以禮屬民而飲之于庠謂之鄉飲酒州長春秋以禮屬民會民于庠亦謂之鄉飲酒鄉老及卿大夫三年大比飲國中賢者亦謂之鄉飲酒飲雖不同同歸于禮漢永平晉太始唐貞觀開元宋淳化紹興皆嘗舉而行之然求其如周官之法度則槩乎其相遼矣秋闈以鄉飲酒命題知今日鄉大夫且將採是禮而追周官司徒之懿矣遂爲賦曰客有以德行爲輿道藝爲蓋冠以玄端佩以緇帶素韠端方白履貞大慕西周之禮文歷東南之都會揖江浙先生而追問曰先生知吾所以禮服而趨而謀賓分乎抑知鄉飲之禮昉於三五之化成周之大比乎先生曰未也抽子古思騁子高辭蓋爲我言之客曰唯唯原夫皇風既邈孰紀孰綱不有斯禮孰賢孰良輕重適均如萬物之有權衡沉濫不潰如橫流之有堤防茲成周之制作實教養之大方爾乃鄉國有飲賓主有揖三揖而至三讓而升拜至拜洗拜受

拜迎于以明君子相接之道于以鄉民務本之情賓天主地价陰僎陽三賓參列三光宣精賢能環坐法四時之象仁義交輯別八方之形六十者坐五十者立而尊卑之分白或以三豆或以五豆而養老之義明于斯時也兩壺在內五脯在俎玄酒斯傾揚觶斯舉樂正先升工人西佇鹿鳴四牡皇華非堂上之升歌乎南陔白華華黍非堂下之笙吹乎魚麗嘉魚南山歌于前由庚崇丘由儀笙於後非彼此相間之偶乎關雎葛覃卷耳歌於前鵲巢采蘋采蘩望于後非彼此相合之趨乎歌樂三終工告備矣司正洗觶賓斯去矣先生亦喜聞乎先生曰子知鄉飲之所以興賢能抑知賢能之所以興鄉飲乎禮非人不行人非禮不立故禮實爲人文而設而非徒從事于飲食之末也故知王道之易行微孔氏則不識也迨乎漢明崇祀在黌宇而渙頒晉武幸臨就辟雍而莘習貞觀開元僅相繼而維新淳化紹興徒粗用於秋棘是皆習虛儀於一時而無實行於平日求其遺意於關雎麟趾之復見又可得乎方今嘉賓燕饗大比舉行制復周官詩歌鹿鳴杏園講同年之會瓊林被錫燕之榮方將隆俎豆備筦絃俾子大夫輩奔走于就長謀賓之役曾不知目之遫而信耳之僻乎客聞而喜喜而歌曰三物賓賢飲于鄉芳千載墜典舉於庠芳方于成周其有光芳先

生起而賡歌曰嘉賓既醉歌太平兮匪徒養老實賓興兮嗟爾嘉賓拔彙征兮脩之于鄉用之天子之庭兮劉公是先生集鄉飲升歌小雅賦　古者爲國厚於養賢故鄉登歌之節取周詩小雅之篇左聖序賓推人聲而在上肆三官始揖風什以居先考縛儀於古經得嘉言於達者禮有盛而進取儀有輕而迫下燕雖示惠亶合樂於二南飲蓋屬民反升歌於宵雅何則養老以教愛上賢而習鄉孝悌之本邦家之光徵重禮不能以變俗微備樂不能以賓主由是獻酒於阼席工於堂庶今在位之人徧聞其奏雖用諸侯之樂未失其常且夫教希闊則政昏禮廢壞則民擾十月飲酒也吾猶以爲簡三年興賢也吾猶以爲少宜乎發德於民上永言於物表曲高和寡美周德之尚衰氣盛化神知王政之有小用能不變黎俗發揚至和飲雖微也教讓以爲主雅雖尊也厚賢而匪他亦猶士冠本微三加爵弁之服鄉射至簡一用騶虞之歌蓋志恭者貌必甚嚴禮盛者文豈宜畧方將序長幼之等成賓主之樂坐以四面正齒位而無逾倡者二人始庶鳴而有作然則飲非鄉也不足以敦化歌非雅也不足以獨升仰寢容之交舉俾兆衆之欽承然後和樂而不流符戴氏之著記恭儉而好禮協師工之所稱是謂導民豈曰崇飲聆其音者信國風之爲陋觀其位者究

陽禮之有品故曰觀鄉知王道之易易焉由此而可審矣萧昕文集鄉飲賦　鄉飲之制本於酒食形於樽俎和其長幼洽其宴語象以陰陽重以賓旅此六體者禮之大序至於高館初啓長筵初肆衆賓便僻而入門主人揖首而再至則三揖以成禮三讓以就位貴賤不共其班少長各以其次然後敝栗具設酒醴畢備擊鼓遞奏工歌咸萃以德自持終無至醉夫觀其拜迎拜送則人知其潔敬察其尊賢尚齒則我欲其無競君若好之寔曰邦家之慶士能勤之必著鄉曲之行今國家徵孝秀辟賢良則必設鄉飲之禮歌麑鳴之章故其事可得而詳主賓既立或陛或堂列豆舉爵鼓瑟吹簧動而敬居則莊百拜乃畢用賓於王禮主於敬樂主於同明士尚習於禮樂則可招賁於旌弓庶其緝熙聖迹宣暢皇風豈徒務燕謔而湛樂之是崇建昌府盱江前志鄉飲酒詩并序　癸亥十月十有八日辛丑長民遵依近制講鄉飲於軍學自鄉官郡僚以洎士子預會者凡五百餘人久曠之禮一旦舉行上下同慶竊原朝廷之意本以待士故於常儀外訪問諸士子齒最高者一人長民親為執觶以獻蓋欲明長幼之序勵忠孝之節使盱江千里之區儒風復振不亦善哉仍賦詩六韻以示區區勸勉之意願諸生毋忽　聖主方求治偏城敢後儒采芹嚴祀事序齒集生徒黃

髮居賓右青矜隘坐隅遠佯魯泮飲下陋漢庭酬席正群心肅盃行美化
敷君恩何以報忠孝是良圖　鄉飲酒倡和詩知郡王寺丞侑　肹江文
物盛江西有底醇風久轉移端藉鄉賢扶世道共修禮飲迪民彝庞眉華
髮四朝老方領圜冠三代儀天理人心非外有信乎王道不難知　舟山
翁教授　警書雙羽出乎西端坐凝香惡境移已鑄劒鋒成未報更陶瓦
垂作尊彝雅南歌秉聲千古乾巽維邊位兩儀細數肹江知郡事有如此
事幾人知　石潭張學正肅　位分南北與東西曠典纔修俗頓移樂合
鸞皇下庭宇觶揚虎蜼伏樽彝頭顱如許堪殊席筋力無多柰縛儀敢昧
邦君明德意後知勿遣負先知　曾檢正頴茂　異席賓階愧上西喜觀
徵俗頓風移一堂酬酢古冠屨千里循良世鼎彝詩繼紹興賢守句教明
直講太平儀遼遼曠典今重舉從此愚夫可與知　童夫監順　兩轄來
自殿東西要使肹民習俗移可但官條扶世教更從鄉飲叙倫彝一堂禮
樂情何厚四面衣冠樂有儀我老亦倍賓席後踦跰非據只心知　嚴右
司槩　主賓百拜對東西千里風聲俗自移道近易行師孔聖人澆難化
笑封彝來時指顧旌旗色此日從容俎豆儀自是皇朝尚儒術漢家循吏
幾曾知群書足用事對奏陔在泮　尊賢養老命齒教禮　知王道明尊

長賦偶。聚會感里閭之好。獻酬合賓主之歡。揖遜酬酢。而隆殺辨等。拜起坐立。而尊卑異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繼成

圖黽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

長賦偶聚會感里閭之好獻酬合賓主之歡揖遜酬酢而隆殺辨等拜起坐立而尊卑異宜